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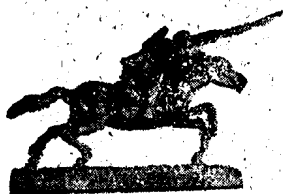


难忘的三年

宋生發著

难忘的三年

宋生發著



解放军文艺社出版

1960.3.北京

难忘的三年

宋生發著

*

解放軍文艺社出版

北京 旗 坛 寺 一 号

北京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04号

解放軍报印刷厂印刷

北京阜外馬尾沟九号

新华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各地新华書店經售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3 1/2 插頁2 字數30,000字

1959年9月第一版

1960年5月第二次印刷

印數：100,001—200,000 定价(3) 0.28元

目 录

从当特务員說起.....	2
灯 火.....	10
夜走大洞山.....	14
挤伤口.....	19
深山雪夜.....	25
三个俘虏.....	30
在油紙棚下.....	36
大庾历險.....	42
糯米草.....	49
剃头的故事.....	54
一茶缸米飯.....	59
收款的路上.....	67
“靠山吃山”.....	71
夜审王保長.....	75
“草洋房”和“吊鋪”.....	80
下山之前.....	84
分別.....	90

油山，是一座脚踏贛粵，綿延百里的大山。山上丛生着參天的樹木、碗口粗細的竹子、一人多深的野草；大蛇、山牛、豹子、猛虎……晝夜在那里奔走覓食。隨着氣候的變化，油山也一年四季更換着裝束：夏季，山青如碧海；秋天，山草樹木變黃，好象熟透了的麥田，秋風吹來，竹葉、樹葉、滿山飛舞；一到十月，嚴冬過早地給山石草木蓋上了一層厚厚的雪被，滿山的樹枝，掛上尺把長的冰凌，冷風吹來，相互撞擊，發出“吱吱喳喳”的響聲；到了來年二月，山下早已是風和日暖，春到人間，而山上却仍是嚴冬的天下，滿山滿嶺一片冰雪；直到四月，冰化雪消，草木發芽，油山才換上了綠色的新裝。

這本書里所講的故事，就是我跟隨陳毅元帥在這人烟稀少、野獸聚居的大油山里，堅持三年游擊戰爭時，親身經歷和親眼看到的生活片斷。

从当特务員說起

1934年10月，由于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綫的錯誤領導，排斥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綫，使中央紅軍沒有能够粉碎蔣介石用一百万大軍对中央苏区进行的第五次圍攻，不得不离开中央苏区，突破三道封鎖綫，西渡湘江，向西南轉移。直到遵义會議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領導，重新回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綫上来以后，才扭轉了危局，明确了战略方向，开始了举世聞名的二万五千里長征。

当时，我在紅軍一軍团二八师二营当通訊班長，因为生病，組織上留我在油山休养。在紅軍出發的前一天，一个副官模样的同志，把留在油山上的六七十个休养員組織起来，成立了临时支部，每人还發了八个月的津貼費（八塊鋼洋）。他說：“紅軍撤离中央苏区，要走很远很远的路，你們身体不好，怕跟不上队，組織上决定留你們在油山休养。希望你們坚持到底，等待紅軍回来。”

从此，我們就和紅軍失去了联系。

在油山上坚持了一个时期，带在身边的粮食都吃光了，大家很着急。有的想回中央苏区，有的想去赶紅軍。支部書記說：“哪里也不能去。要是在中央苏区能够休养的話，党

还会花那么多的人力物力,把我們抬着、背着送到油山上来嗎?大家別着急,我到山下去看看再說。”

山下全都“白”了,到处都是“團剿”的白匪。他們到处燒杀擄掠,奸淫妇女,真是无恶不作。

支部書記到了山下,正巧遇到一个前来寻找伤病員和掉队人員的地方干部。他說:“这里的情况很緊張,党怕你們出危險,特派我来帶你們去蓮山(屬北山)。那里有医务人員,有藥品……”

蓮山虽然不象油山那样恐怖,但同样是缺吃少穿,生活非常艰苦。没办法,支部書記只好动员身体較好的同志去打游击。他說:“听說油山有游击队,能走动的同志都找游击队去吧!这里的粮食不多了,省下来給重伤病員吃。”大家都同意了他的意見。

当时,我的病很重,渾身腫得象發面餅一样,用手一按,就是一个青亮的小窩;同时,一走路就喘不过气来。支部書記說:“宋生發,你病很重,留在山上繼續休养吧。”我不肯答应,因为我虽然走起路来發喘,但畢竟还能走哇!我終于跟着同志們走一陣,爬一陣,同志們又架我走一陣,就这样整整走了一天一夜,才回到油山。我們找到了李乐天司令。

李乐天同志是南雄县新徑乡人,1928年南雄暴动的領導人之一。他一直坚持贛粵边的革命斗争,是贛粵边人民的出色領袖。

当时,他奉特委的命令,把留在油山上的一、五軍团的休养員和少数掉队人員共五十来人組織起来,成为油山上

第一支游击队。全队共有湖北造、广东造步槍四十来条，馬刀約三十把，馬尾手榴彈二百多个。这支游击队由于党的正确領導，人民的热烈支援，到1935年末，曾冲破敌人无数次的殘酷“清剿”，發展壯大到五百多人，活动在油山、北山、南山、信康等地，使那一帶到处都燃燒起了反“清剿”的火焰。

我到游击队里不久，病就被老百姓針灸好了。一天，李司令高兴地对我說：“宋生發，陈毅等同志到咱們油山上来了，你知道吗？”

“啊！这是真的嗎？”我又惊又喜地看着他，“在哪座山包上，我們能撈到看看他嗎？”

“当然可以。”李司令肯定地說：“陈毅同志沒有特务員，叫我替他介紹一个，你去怎么样？”

“我去？”我不由得打了一个楞，“那誰来照顧你啊？”

“这个，你就放心好了。”他握住我的两只手，亲切地說：“陈毅同志的工作特別忙，腿上又帶了花，你可要好好地照顧他啊！明天我要去特委彙報，咱們一起去吧。”

这天夜里，我一直沒睡好，脑子里老是想象着陈毅同志的模样兒：身体高大，态度严肃，腿上帶着花，走起路来，一跛一跛……。

第二天，我跟李司令来到了特委駐地。这里，沿着山澗边搭了两个草棚子，靠右边的一个草棚子前面，放着一塊長条石，陈毅同志正坐在条石上看書。他見我們来了，非常高兴，走过来热烈地和李司令握手。

当时，我并不認識陈毅同志。他穿着一身黑色的便服，

戴着旧毡帽，道道地地的广东普通农民的装束。

为了更好地照顾陈毅同志，这天，我特别注意观察他的生活习惯。谁知，一切都很简单：早饭和中饭，都是米饭、干咸菜；饭后抹抹嘴，把碗一洗就了事。我心里暗暗地想：“啊！特委的生活，还不如我们游击队的条件好哩！”

下午三点钟，李司令突然对我说：“宋生发，把东西整理一下，跟我到三南^①去。”

“去三南？”我惊异地睜大眼睛，心里暗暗地想：“不是要我跟陈毅同志当特务员吗？怎么又要我去三南呐？唔，也许我不行……”

李司令见我迟迟疑疑的样子，刚想对我说什么，陈毅同志过来和他握手告别了。直到山下，他才对我说：“宋生发，我本想把你留下来的；可是，陈毅同志不同意，怕我路上出危险，非叫你送我不可。唉，首长对我们太关心了。你一到三南，就赶快回来吧！现在的情况很紧张，陈毅同志三天两头出发，没有特务员可不行啊！”

谁知到了三南，就回不来了：余汉谋调动几个团的兵力，对三南游击区大举进攻，到处砍树搜山。直到一个月后，形势缓和下来，我才带着罗士福指导员，给我打的介绍信，高高兴兴地回到陈毅同志的身边。

当天晚上，陈毅同志找我谈话了。我见他还是穿着那一身黑色便服，只是显得稍微破旧些，头发、胡子可比一月

^① 三南，指龙南、全南、定南地区。

前長得多了，看上去真有点叫人害怕。

他盘腿坐在草棚底下的一条破被單上，微笑着讓我坐在他的对面。

“你是哪里人？”陈毅同志問。

“江西分宜县人。”我有些不自然地回答。

“家里有些什么人？”

“姐姐，哥哥，嫂嫂和我。”

陈毅同志笑了笑。他掏出一支烟，点然后又問：

“你在家做什么？”

“学木匠。”

“噢！你会打床嗎？”

“会。”

“好，那我们今后可以不睡地鋪，睡你打的床罗！”他开朗地笑起来，我也跟着笑了。

談到这里，我的拘束心情沒有了。他又問我：

“你为什么要参加紅軍呢？”

“紅軍是穷人，我也是穷人。”我未加思索地說了出来。

“那穷人遇穷人，不就更穷了嗎？”

当时，我明知他是在說笑話，可是我还是一本正經地說：

“不，穷人团结起来力量大，可以打土豪分田地。”

等我的话一落地，他又接道：

“你打过土豪嗎？”

“打过。”接着，我就把怎样打土豪，怎样参加农民协

会、自衛队和1929年8月朱总司令带着紅軍到分宜县时，我又参加了紅軍等，一五一十、詳詳細細地对他講了一遍。我見他非常注意听我的話，心里感到很高兴。

“好！”陈毅同志站起来，双手拍着我的肩膀，“今天就談到这里，以后有时间我們再好好談。工作上有什么不慣的地方，多問問老同志。”他对另一个棚子喊道：

“潘聾牯！”

“到！”

“到”字还没落音，就跑来一个圓臉蛋、大眼睛、年紀頂大不过十三四岁的小鬼。他呼扇着長長的眼睫毛，立正站在陈毅同志的面前。陈毅同志說：“我先給你們介紹一下吧：他叫宋生發，江西人，剛来的新同志；他叫——”陈毅同志拉長了声音，看了看那个偷眼看我的小鬼：“他有两个名字，真名叫潘益明；外号——因他耳朵有些沉，大家都叫他聾牯。是我的勤务員。”

那个小鬼的臉，頓時紅得象个熟透的苹果。

就这样，我給陈毅同志当了特务員。我高兴得一宿也沒睡好。

第二天早上，天还墨黑墨黑的，陈毅同志就起来了。他先到山澗边捧着水洗了臉，然后走上来，边甩着手上的水边說：“聾牯，把东西整理一下，准备出發。”

那时候，陈毅同志差不多一年有三百天在外面跑，亲自檢查县委、区委、游击队和交通站的工作。即使这样忙，一有时间，还教我們学文化。記得我跟他当特务員的第三天上

午，他問我：

“宋生發，你識字嗎？”

我紅了紅臉說：“在家沒讀過書，不識字。”

“嘿！在家沒錢讀書，現在可要好好學習嘍！”他興奮地說：“來，我們訂個包教保學的合同吧！一天學一個字，一年三百六十天，就可以學三百六十個。”

我高興地說：“一天學一個字，我能學會。”

“好！從現在就開始吧？”他揀起一根竹杈子，在地上正正規規地寫了個碗口大的“宋”字。他盯着字問我：

“這是什麼字？”

我難為情地搖搖頭。

“你姓什麼？”他溫和地問。

“是‘宋’字吶？”我不敢肯定地回答。

“對，就是你姓宋的那個‘宋’字。”

接着，他又教我“宋”字的寫法。我寫“宋”字總喜歡先寫禿寶蓋，再寫木字，然後才點寶蓋頭上的一點。他說：“哎，不是這個寫法，要這樣寫……”於是，他把着我的手，邊寫邊說：“先寫這一點……再寫下面的……你看，廟里塑菩薩，有先塑腳，後塑頭的嗎？”

姓名學會了，他又教我寫“革命”、“紅軍”、“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等字。每天他總抽出一些時間來測驗我。有次，我因貪玩，沒學會；他沒有批評我，只講了個故事給我聽：

“從前有一個跛子和一個瞎子上山，跛子騙瞎子說：‘你腳邊有一條蛇。’瞎子不信，跛子就用腳把草搞得沙沙响，

瞎子吓得又跳又叫：“啊呀！真有蛇，这不是蛇爬的声音吗？……”

講完这个故事，陈毅同志笑着说：“不識字就等于睁眼瞎子，是容易受人家騙的。”

我听了只觉得臉上火辣辣的，后悔自己不应貪玩。

陈毅同志不光教我們学文化，有时还和我們一起打車馬炮，講中国革命的特点。他常常对我們說：“中国革命是不会失败的。国民党反动派是没有力量消灭我們的。現在，你看国民党的力量大，将来我們的力量要比他大无数倍。我們不但要下山到农村去住，而且要到城市去，到大城市去……”有时，他給同志們講馬列主义，講俄国革命胜利的道理。我們文化水平低，听不懂，他又專給我們講列宁革命的故事、“三国”、“水浒”等。講得有声有色，而且联系实际，往往引得大家忘記了飢餓和疲劳，每次总要求他再講一个。

贛粤边的局势虽是阴云漫天，暗无天日，白匪到处搜山燒山，有时逼得我們几天不見一顆米粒，但是，絕大多数的同志在首長們的关怀、教导下，都是乐呵呵地坚持着敌后斗争，迎接革命胜利的到来。

灯 火

紅軍長征后的第一个夏天，我們各县、区的游击队，在国民党反动派十几个团的“清剿”之下，已經發展到三百多人了。特委领导同志的工作也就更忙了。我們看到陈毅同志的身体一天天消瘦下去，心里很不好受，总是挖空心思使他休息。唉，說起来真叫你沒有法子。

有一天，下着牛毛雨，他坐在一塊突出的巨石下面，写呀，看呀，整整地工作了一天。天黑了，他才停下笔来問我：

“老宋，有生姜嗎？”

“生姜？哎呀，沒有了！”

我一听他要生姜，就猜想到他又感冒了，心里很着急。他又接着問我：

“辣椒、大葱呢？”

“辣椒——，倒有几个，可是……”

他見我犹犹豫豫，就笑着走过来說：“我是个中医，生姜、辣椒、大葱，是治伤風的好藥品，你去煎些来吧。”

听他这么一說，我就去煎了。把七八个小紅辣椒找出来，放在一塊石头上，用小刀切碎，然后拿那个刷牙、吃飯、喝茶三用的磁缸子，舀了滿滿一缸子山泉水，把切碎的辣椒

放进去，又找来两块石头把缸子架起来。聾牯揀来一抱竹杈子，点火就燒开了。

不一會兒，水就燒滾了。又紅又紫的辣椒水，上下翻滾着。聾牯探过头对缸子一看，哈！一股蒸气呛得他又咳嗽又流眼泪。

“刘同志（陈毅同志的代号），辣椒湯煎好了。”我用一条毛巾包住缸子的把手，端着走过去說。

他微笑着把破黑皮包、鋼笔放在面前的石头上，小心翼翼地接过缸子吹了吹热气，就喝了起来。每喝一口，就嗞嗞地倒吸几口冷气，再对我和聾牯微笑一下，又去喝。等把一缸子辣椒水喝完了，他的脸上、身上……直往下流汗。他掏出破了几个洞的手帕，擦了擦嘴角，風趣地說：

“好藥品吧，今后你們两个要得了傷風，煎些吃了，保証就好。”說罢，他又把皮包拿过来放到膝头上，拉了拉面前用紅布包着的小馬灯（因怕白匪發覺，所以用紅布包上），开始写起字来。

我和聾牯不約而同地互相看了一眼。聾牯掀起嘴說：

“刘同志，睡覺的地方搞好了，請你休息吧。”

我也趁热打鐵地赶紧插嘴：

“是呀，感冒吃了辣椒，只有睡下滴滴汗才会好呐！”

陈毅同志看我們两人一唱一和，笑了，仰起臉說：

“你看我滴的汗还少嗎？好同志，別管我吧！我有工作啊，你們先休息去吧。”

天黑沒多久，雨就停了。可是討厭的蚊子飞起来了，嗡

噼地象打鑼一樣。聾牯附到我的耳朵上說：

“老宋，今晚我們不去給劉同志打蚊子，蚊子一咬，他就工作不下去啦！”

我一听，心里也感到很高兴，觉得这个主意不错。油山上的蚊子个头特别大，嘴又长又尖，咬一口，就象针刺的一样痛，哪里还能安下心来工作呢？我和聾牯趴在冬天当被盖、夏天当蚊帐的破夹被里，偷偷地向外瞅着。只见陈毅同志右手写字，左手在腿上、脚上啪嗒啪嗒地乱打。大约过了十几分钟才停下笔来。聾牯顿时高兴地擰了一下我的耳朵，爬起来就去整理用三根树枝子撑起来的小蚊帐，等着陈毅同志来休息。可是，等了好大一會兒，也不見陈毅同志来。我把头伸到夹被外面一看，哎哟，他搞了一小把長滿厚叶子的树枝，象拿着把扇子似的在腿上、脚上、頭頂上拍打着；有时候，精力集中在文件上，拍着拍着就不拍了，树枝慢慢地从手上掉了下來；一會兒，蚊子叮痛了，于是，拾起來又拍……。

第二天一起床，我和聾牯都吓呆了。陈毅同志的臉上、腿上、脚上……到处是青一塊、紫一塊、紅一塊的（也有過去咬的）。我罵潘聾牯道：

“都是你出的好主意，看吧，劉同志叫蚊子咬得那個樣子！”

聾牯紅着臉，委曲得几乎哭了出来。

有时候，我們看他实在累得不行了，为了讓他休息，就在灯上打主意，可是，每一次都失敗了。有一次我們跟他去

有雄检查工作，被白匪軍包圍了，就在又黑、又髒的燒木炭的小土窯里躲了一天。天黑了，搜山的白匪垂頭喪氣地走了。我就告訴他說：

“劉同志，小馬燈里沒有油了，不能工作了。”誰知，這也難不着他。他把我們唯一的手電筒倒過來掛在樹上，又坐下來給北山區的楊書記寫起信來。

又有一次，我們從信豐回到油山，小馬燈罩子碰了，燈芯也沒有了，手電筒也不亮了。我高興地對他說：

“劉同志，你今晚非得休息不可了……”

他听了非常着急，拍着我的肩头說：

“老宋，你知道嗎？現在國民黨反動派集中了十九個團的兵力包圍了我們的游擊區，情況很緊張啊！吃飯、休息都是小事，目前，工作是件大事。你快想些辦法吧！”

我只好去找了半個破白碗，在他睡覺的山坡上掏了個小洞，把破碗塞進去，倒上小馬燈里的油。陳毅同志高興地拍着我的頭說：

“老宋，你真行啊！”說着，“嗤”的一聲，他從身上撕下一塊布條，放到碗里當燈芯。於是，燈就亮了起來。

這天晚上，陳毅同志臥在小小的燈亮底下，全神貫注地看着下面送上的報告。我和聶佑臥在他的身邊，不知不覺地就睡着了。